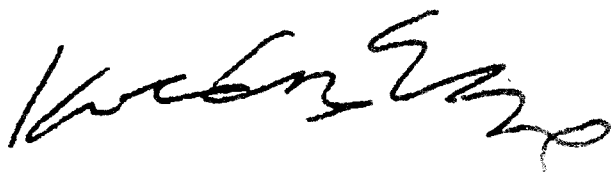


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(匈牙利) 凯尔泰斯·伊姆莱 著

余泽民 译 冒寿福 审校

Sorstalanság
filmforgatókönyv
命运无常

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 01-2003-1933号

Sorstalanság Filmforgatókönyv schritt für Schritt
Imre kertész ©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运无常 / (匈)伊姆莱著; 余泽民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6

ISBN 7-5063-2670-1

I. 命… II. ①伊…②余… III. 电影文学剧本 - 匈牙利 - 现代 IV. I515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2440 号

命运无常

作者: 凯尔泰斯·伊姆莱

译者: 余泽民

审校: 冒寿福

责任编辑: 朱燕 汉睿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4

版次: 200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670-1/I·2654

定价: 1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凯尔泰斯·伊姆莱

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裔的普通市民家庭。1944年，14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到德国纳粹设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，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，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。

1946年在布达佩斯《火花》报社开始了最初的记者生涯，1953年开始自由撰稿人的写作生涯。先后写过三部音乐轻喜剧，并获得成功。六十年代初，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——《命运无常》。1975年，以自己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自传体小说《命运无常》经过了近十年的辗转努力，终于得以出版。

六七十年代，翻译了大量的德文作品，其中主要有：尼采、弗洛伊德、维特根斯坦等。

1977年发表两部中篇小说《寻踪者》和《侦探故事》，之后相继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惨败》、《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哭祷》，中篇小说集《英国旗》，日记体文集《船夫日记》及《另一个人》，思想文集《被放逐的语言》与电影剧本《命运无常》等。

曾获德国布莱登堡图书大奖，匈牙利最高国家文学大奖——科舒特奖，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一等奖，莱比锡书展大奖，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等多项国际大奖。

200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翻译：余泽民

匈牙利《联合商报》主编、奥地利《中欧时报》编辑、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。

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。随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，攻读艺术心理硕士研究生，从事艺术美学与心理学研究。

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，同时攻读匈语，研究匈牙利文学。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匈牙利及中东欧当代作家的文学翻译工作。先后翻译了匈牙利、捷克、南斯拉夫、波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三十余篇，与匈牙利著名哲学家、作家库拉琼尼·卡博尔合作的匈文全译本《道德经》和《易经》（三卷）于2003年相继出版。现定居布达佩斯。

审校：曹寿福博士

语言学家。现任匈牙利政府官方翻译、国家翻译考试中心考官、匈牙利中文翻译协会名誉会员。

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，同时学习匈牙利语。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，并开始从事匈牙利文学的介绍工作。

1959年随著名汉学家高思德赴匈定居，并加入匈籍。几十年来，一直在布达佩斯厄特沃什·罗兰大学中文系任教，讲授现代汉语、古典文学和翻译课。1980年在该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。先后翻译或合译过《裴多菲诗选》、《尤若夫·阿提拉诗选》、《尤若夫·阿提拉小传》、《夜莺》、小说《我是证人》、《巴尔街的孩子门》和《爱盖尔之星》等匈语作品。还参加了《匈汉大词典》的编纂工作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	——	1
第二部分	——	91
第三部分	——	189
后记：悲观的盾牌和 乐观的假面	——	241

W. G. Szabo

第一部分

1. 黄色六角星 I^①

拥攘的街景。春日的早晨。炽烈的阳光投射在玻璃上、汽车上。到处弥漫着一日伊始、或者说是生命之初的氛围。一个被卷在人流之中的男孩，几乎是舞蹈着，从炫目的阳光中走过来。看得出来，男孩是在迎着风行走，他

① 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由来已久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德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就极力推崇“退化人种”和“低级人种”的理论。在纳粹的大众宣传中，认为“人种低级的”犹太人具有“退化的痕迹”——比如：畸形的头颅，弯勾的鼻梁，低垂的下唇和弯曲的双腿等。纳粹分子宣扬这一理论的目的，是为了树立一个“病态种族”的敌人，以颂扬自己是“最上等的民族”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具有所谓“退化的痕迹”，因此，纳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手段用来识别犹太人。首先，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要依照“法律”起名字，男性要叫“以色列”，女性要叫“萨拉”，以表明他们在社会上受排斥的地位。随后，纳粹政府在所有犹太人的护照上都盖上大写字母“J”。从1941年开始，所有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戴一颗犹太民族的标志——“黄色六角星”。1942年，要求所有犹太人家庭要在家门口挂一颗“黄色六角星”。



的外套敞开着，并像翅膀一样地随风飘摆。

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神情变得严肃。男孩朝前拽了一下自己外套的衣襟，在他的左侧胸前，亮出一个六乘六厘米大小的、颜色鲜艳的“黄色六角星”。男孩略带挑战、又稍显惶惑地朝街上的行人张望。这个画面，透射出一种撼人的效果：有谁敢与这样的青春、这般的自由和这般的真纯相抗衡？

这个动作重复了两三次。风又将他的外套吹开，男孩重新把衣襟拽到胸前。

与此同时，城市呈现出一派略显破败的街景。在街边的一根广告柱上，画着一个当时人们广为熟识的、面目狰狞的美国黑人飞行员，他正将一个爆炸性的玩具朝孩子们的头顶掷去。在居民楼的墙上和街头的广告柱上，到处张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血腥的屠杀，犹太人的厄运不仅仅局限在轴心国内，而是逐渐扩展到了波兰、匈牙利等被占领国。

要了解匈牙利在二战中的处境与迫害犹太人的起因，还要从一战讲起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，标志着匈牙利的“黄金时代”——即“奥匈帝国时代”的终结。“奥匈帝国”随着与德国一起投降而瓦解。战后的《特里安能协议》将匈牙利大半领土割给了捷克斯洛伐克、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三个战胜国，匈牙利领土从以前的283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也从以前的1800万减少到760万。

一战后，匈牙利与德国发展联盟关系，德国不但为匈牙利提供了经贸市场，还与意大利一起策划使匈牙利收回了许多失土，匈牙利一度曾与波兰接壤。因此，匈牙利在政治上紧随希特勒

贴着《犹太人管理法》的公告，公共汽车的车顶上背着颇具时代特色的天然气罐……等等。这一切都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在画面上，都是一些不大会让人注意、早已被人们习惯了的日常景物。

在这一系列画面的同时，响着男孩的旁白：

“今天我没有去学校。换句话说，我去了，但只是为了向班主任请假。我把父亲写的那封信交给了他，父亲在信里以‘家庭原因’为理由请他准许我缺课。班主任问我，这个所谓的‘家庭原因’到底是什么？我告诉他说，父亲被征去服劳役；之后，他再也没盘问我什么。”

在稍稍停顿之后，又继续男孩的独白：

“我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朝着我家的店铺赶去。因为父亲跟我说，他们将在那里等我。”

政府的脚步，匈牙利对犹太人的迫害，也由此开始。当时的匈牙利政府也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《犹太人管理法》，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也被迫要在衣服上佩戴一个“黄色六角星”，甚至被迫迁到“犹太区”。

后来，匈牙利保守派重组内阁，新政府意识到了战争的威胁，试图保持中立地位，甚至拒绝德军从自己的领土穿过。德国政府为此大为恼火，指责匈牙利“忘恩负义”，在德国的压力下，1941年匈牙利被迫对苏宣战，但是尽管如此，希特勒仍认为匈牙利是“不可靠的盟友”，于1944年占领了匈牙利。在匈牙利国内实行法西斯党的独裁专制。匈牙利对犹太人的迫害贯穿二战的始末。1945年4月匈牙利被苏军接管，名为“解放”，实为“入侵”，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管制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。在这本书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细节：在德国集中营内，则是以一个倒置的“黄色三角”来区分犹太人的。

男孩走到店铺门前。

门牌上写着“克维什·拉斯洛，建筑与家具木材”。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很陡，斜插在灰暗之中。在地下室的“玻璃笼子”里有三个人：父亲、继母、舒特先生。从玻璃隔板的后面传出一声尖锐的“吱呀”声，男孩推门进来了。

父亲和继母并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出现，只有舒特先生向他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。

“你好，我可爱的朋友！”舒特先生说。通过这个招呼，可以让人感到他们之间长久以来的良好关系。“瞧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奖章！”

男孩笑了，但是他的微笑马上转变成了痛楚：噢，自从他被迫意识到了自己受难者的角色，他就已经熟知了这种仅为自己所有的、无奈而强作的笑颜。

舒特先生把手搭在男孩的肩膀上。

“这个东西你不会戴得太久，这种耻辱很快就会结束。”

“班主任同意你回来了？”父亲问。

“对，”孩子应道，“我告诉了他，你要被征去服劳役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他就同意了。”

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情景，都是通过孩子的视角。稍稍带着一丝微笑，有一点点喜剧的味道。即使大人的对话听起来时断时续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大人们所谈的事情，对孩子来说可能本身就无可理解。

大人们又接着刚才由于男孩的出现而被打断的话题继续商议下去。

“舒特先生，仓库的地址我们已经谈妥了。”

“咱们也不是昨天才认识的，老板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政府插手到咱们的商店之前，赶快将全部库存甩出去……”

“老板，市面儿的价格还从来没有涨到这么高过……”

“好吧，那我全都交给你了。”父亲说话的时候，显得有些焦躁，“我知道，它们会被好好保管的……那么，现在……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充满疑虑的目光迅速投向儿子，“最好，您现在就把这些货带走……”他将手伸进抽屉，取出一个用绢纸裹着的匣子。

舒特先生突然蒙了一下：“什么货？”不过，他的脑子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“当然了。”

他接过木匣，但是表情显得局促不安：“也许……怎

么说呢……我该写一个字据，老板。”说完，他坐到了桌子旁边。

“舒特先生，您别这么孩子气……”父亲疲倦地阻止道，“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信任我，老板，”舒特先生不安地说，“但是，任何事情都有该有的规矩和程式……对不对，尊贵的夫人？”他将脸转向继母。

继母做了一个迟疑不决的姿态。

舒特先生接着又说：“好吧，反正我们会经常联系，即使仅仅为了算账也会见面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需要您的经验和帮助，舒特先生。我们对您的需要，就跟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一样。”父亲向他伸出手，“上帝保佑您，一切平安……”

舒特先生显得十分惶惑。他阴沉着脸，攥着男人的手握了很久：

“现在，我只说一句话，老板，希望能够早日重逢。”

父亲脸上露出一抹痛苦的微笑：“但愿如此，舒特先生。”

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这时，继母打开皮包，取出一条手帕，伸到眼边擦拭泪水。从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啜泣声。



地下室里一阵死寂。男孩惊惧地望着继母，睫毛眨也未眨，似乎期待着从自己眼里也能淌出泪来。但是，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舒特先生准备告辞，他劝慰说：“尊贵的夫人，不要这样……真的，您别这样。”

舒特先生躬下腰，吻了妇人的手背，然后突然匆匆地离开。他疾步朝外冲去，男孩闪身给他让路。楼梯上，响着舒特先生沉重的脚步声。

听到舒特先生的脚步声消失之后，父亲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样，我们多少轻松了一些。”

经过一阵沉默，继母迟疑地问道：

“是不是我们还应该让他留一张字据？”

“那有什么用？”父亲耸了耸肩，“在一个连合法政府都可以合法抢劫的年月，一张字条又能有什么意义……”

这时，男孩用一种温和、谅解的语调问：“你们是不是因为有我在场，才把首饰说成‘货’的？”他望着父亲惊诧的表情又说，“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匣子里放了什么……”

“久尔卡^①，”父亲一把抓住孩子的胳膊说，“这是秘密。你明白吗？！”男人试图找出什么能让儿子意识到

① 久尔卡，是匈牙利名字“久尔吉”的昵称。

巨大危险的措辞。

但是，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父亲抄起话筒，脸上露出一副僵冷的神情：“今天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久尔卡去你那儿。”他对着话筒说。显然，对方问了他一个惹他烦恼的问题，以致男人情绪激动地断然回绝道：“因为，在我离家前的最后一天，我想让他呆在我的身边！”

继母深沉地望了男孩一眼，此时，男孩正在无所适从地听着父亲与自己生母的电话通话。“久尔卡，”继母小心翼翼地对他耳语说，“你已经十四岁半了，是个大男孩了……我知道，在这个伤感的日子里，你父亲需要你做得举止适当……”

妇人犹豫着将手伸向男孩，好像想要拥抱他，但是，男孩的身体突然僵硬起来，他拒绝了继母的尝试。妇人叹了口气，显然，不管她如何努力，她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是无望的。

这时，父亲忽然将话筒递给儿子：“是你妈妈！”他说。

男孩变得局促不安，在跟母亲说话的时候，不时将目光投向父亲。“不……”他对着话筒嘟囔着，“不行……在这最后一天……你也听到了。星期一，当然，好……”最后，他如释重负地撂下了话筒。

父亲站在街上，站在自己的店铺门前。他锁上店面，然后又仔仔细细地逐个检查了一遍所有的门锁（大概有三把），看看是不是真的锁好了，最后，像是诀别似的又用手摸了摸。他将一串钥匙交给继母，脸上挂着一丝苦涩、无奈的微笑，仿佛是一个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人。他沮丧地说：“唉……以后我再也用不着这个了。”

继母打开皮包，但是，她并没有像男孩在第一次惊惧时猜想的那样去找手帕，而是将那串店铺钥匙放了进去。

男孩浑身僵硬地立在那里。

三个人一起离开了商店。街上，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的背影：父亲挽着继母，男孩稍稍落后一步。

男孩的旁白：

“跟他们走在一起时，我总觉得有点儿别扭。三个人就这么一起走着，而且每个人都戴着一枚黄色的六角星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路的话，情况可能会有趣些。可是一旦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就会感到紧张。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”

2. 午饭

克维什家。这是一套使人稍感憋闷的平民住宅，室内



布置具有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：体积过大的笨拙家具，用钩针编织的台布，各式各样的“瓷器摆设”，圆形的餐桌，以及陈放珍品的博古橱等。橱子上摆着一只极具代表性的座钟，座钟每隔一刻钟，都会敲出伦敦“大本钟”的声音。

三个人坐在饭桌旁，继母正在为男孩盛饭。

“你饿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饿死了。”男孩回答。他开始吃饭，注意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餐盘里。

忽然，响起了父亲的声音：“你给自己盛得太少了。”

男孩抬头瞥了一眼。

“我一口也咽不下去。”继母说。

男孩不再吃饭。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景，仍旧出自孩子的视角。

“你不要这么绝望。”父亲温存地劝慰说。

“我会很想你的……”继母噤声道。

男孩的眼睛死死盯着盘子。

视野里出现了父亲的一只手，那只手朝继母的手伸过去。一阵沉默。男孩慢慢地扬起眼帘，看到父亲的手和继母的手紧紧攥着，他们正充满爱意地彼此凝视。男孩马上又将视线移开，重新盯在盘子上。

“我把你一个人留下了……”画面里重又响起父亲温存的话音：“离开了我，你孤单一人……怎么能够应付这么多索命的麻烦事……轰炸，还有《犹太人管理法》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想我不会孤单一人的，”继母望了男孩一眼，反驳说，“我们两个会相依为命，直到你回来……对不对，久尔卡？”

“对。”男孩说着，神色阴郁、不大情愿地垂下了眼帘。他将盘子往前推了一下。

“你继续吃你的！”父亲劝他说。

男孩用了一个更果断的动作，又将盘子向前推了一下：“我没有胃口。”虽然他是为了照顾父亲的情绪才说这话，但是，其中也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感觉。

父亲抚摩着儿子的脑袋。

继母站在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常使用的折叠沙发床旁边，家具上面堆着衣服、靴子、背包、饭盒等服役时要用的东西。

父亲沮丧地盯着这堆东西，随手拎起一个空背包。继母立刻将背包从他手里夺下来：“你别管，等会儿交给妈妈整理。”

“她也要过来吗？”父亲酸楚地问。

“所有人都会过来。”继母告诉他，男人迟疑地打了一个反对的手势。妇人又说，“大家都想来跟你告别。这